

日本文学名著选译丛书

春雪・天人五衰

(日本) 三岛由纪夫



春雪·天人五衰

(日本) 三岛由纪夫 著
文洁若、李芒、文静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0年 北京

春雪·天人五衰

[日本]三岛由纪夫 著
文洁若、李芒、文静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850×1168 $\frac{1}{32}$ 17·75 4453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57-0330-7/ I · 182

定价：8.20元

译本序

文洁若

世界文学史上偶尔会出现这种特殊现象：一个在艺术上卓越的作家，在政治上却是反动的，例如为墨索里尼捧过场的意大利诗人邓南遮^①及美国诗人庞德^②。多产作家三岛由纪夫就是日本现代文坛上这样一个例子。通过作品，他不断宣扬对毁灭、流血、死亡与自杀的沉迷，并在《忧国》（1960）、《明日黄花》（1961）和《英灵之声》（1966）中，美化法西斯军人。他叫嚷：必须复兴日本的传统，尚武和武士的传统”，还宣称：剖腹自杀是“死的美学的极点”。最后，为了煽动人们挺身而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他按照日本传统方式当众剖腹。

三岛由纪夫是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戏剧家。他于一九二五年生在东京，原名平冈公威。其祖父曾任桦太（即库页岛）厅长官，父亲曾任日本农林省水产局局长。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和祖母一道过的。祖母夏子出身名门，经常带他去看能乐和歌舞伎的演

①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充当军国主义的吹鼓手。一九二六年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邓南遮成为一个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受到墨索里尼的奖赏。

② 庞德（1885—1973），美国诗人、评论家。由于政治思想混乱，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在罗马电台每周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宣传，攻击罗斯福领导的美国的作战政策。一九四三年被控为叛国罪。一九五八年由于同情者的呼吁，取消对其叛国罪的控告。

出。后来他之所以能写出日本古典戏曲《近代能乐集》(1956)，并在《春雪》(1965)中反映没落贵族的思想感情，是和这位祖母的熏陶分不开的。他六岁入学习院初等科，十二岁升中等科。一九三八年，在学习院《辅仁会杂志》上发表第一个短篇《酸模》。他是个早熟的作家，十六岁时，即以三岛由纪夫的笔名在《文艺文化》(1941年9至12月)上连载中篇小说《花儿怒放的森林》。一九四四年毕业于学习院高等科，由于成绩名列前茅，天皇奖赏他银表一块。同年十月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次年二月应征入伍，但因军医检查有误，当天就被遣送回乡。

一九四六年六月，经前辈作家川端康成的推荐，三岛在《人间》杂志上发表小说《烟草》，遂登上文坛。转年十一月大学毕业，就职于大藏省银行局，不出一年就辞职，专门从事创作。他著有二十一部长篇小说，八十余篇短篇，三十三个剧本，以及大量散文，其中有不少曾被译成欧美多种文字。他曾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人。作品有十部被改编成电影，三十六部被搬上舞台，七部得过各种文学奖。影片《忧国》是他根据自己的小说自编、自导、自演的，上映后，创造了最高票房收入的新纪录。在一九六五年的“图尔短篇小说节”上获第二名。主题是把剖腹自杀作为武士道精神予以肯定。主人公年轻军官武山因不愿奉命去讨伐二·二六事件^①中的叛军而剖腹自杀，新婚的妻子也陪他自刃而死。

二·二六事件给予三岛的影响是强烈的。他曾写道：“二·二六事件的挫折，确实使一位伟大的神死去了，当时我是个年仅十一岁的少年，只是朦朦胧胧地觉察到这一点。然而在十二岁的多感年龄迎接战败之际，我意识到当时的神的死亡这一可怕残酷的

^①二·二六事件是发生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日本法西斯军人武装政变事件，企图成立军人政府，建立军事独裁。由于军阀集团内讧，政变于二十九日被平息。但其后执政的广田内阁使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

实感，与十一岁的少年时代所觉察到的，似乎息息相关。”^①

三岛对战后日本的现实十分不满。他感到：“照此下去，日本的文化、传统，将从意识上被破坏”，“应该考虑发动一次昭和维新”。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他曾率领三十多名右派学生去自卫队受训，并以“三岛小队”为基础，成立了由一百来名“私兵”组成的“盾会”，自任队长。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在东京举办了“三岛由纪夫展”，这个由照片组成的展览是三岛亲自安排布置的。展览结束后，他于二十五日率领“盾会”的四名会员，占领了离东京闹市不远的自卫队驻屯地的总监室，从阳台上向一千名自卫队队员发表演说，抨击日本宪法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禁止日本重新武装的条款给日本人带来了耻辱，企图煽动自卫队哗变。因无人响应，遂按照日本传统方式剖腹自杀。

三岛在预先写好并广为散发的《檄文》（原载《产经新闻》1970年11月26日）的最后部分写道：“我们要使日本恢复日本的本来面目，然后死去……我们是由于深深期望具有非常纯粹的灵魂的各位作为一个男子汉，一个真正的武士而醒悟，才采取这一行动的。”

此事曾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巨大震动。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尤斯纳在《三岛或空虚的幻影》^②一书中说：“倘若有一朝一日反动的国家主义革命在日本取得胜利，哪怕是暂时的，‘盾会’必将成为其开山鼻祖。”^③小说家井上光晴在《未能发表的〈三岛由纪夫之死〉和〈何谓保卫国家〉》一文中写道：“不管怎样看，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也是污浊的。太平洋战争末期，我们曾陪一位朋友——即将

^①见《英灵之声》中所收《二·二六事件和我》，河出书房一九六六年版。三岛曾说，他在两件事上对裕仁天皇感到不满。一是天皇下令镇压二·二六事件，二是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天皇发表了《凡人宣言诏书》，否定了天皇的神性。

^②玛格丽特·尤斯纳(1903-1987)，法国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诗人。一九八〇年当选为法兰西院院士，是获得这项荣誉的第一位妇女。《三岛或空虚的幻影》一书于一九八〇年由葛利玛尔出版社出版。

^③引自涩泽龙彦的日译本，第八十三页，河出书房一九八二年版。

出击的特攻队员坐了几个小时。我无论如何也忘不掉他那副语无伦次的样子，苍白的脸抽搐着，嘴唇发干。把以精心布置的舞台为背景而剖腹的三岛由纪夫，同那在‘保卫天皇’的吆喝声中被迫充当炮灰的青年这两者之死相比较，我感到极其焦躁和迷惘。我不得不联想到‘为了天皇陛下’而在战争中被杀死的成千上万丈夫、兄弟和儿子的悲惨命运……三岛曾大言不惭地说：‘我毫无保留地否定战后天皇宣布自己是人〔不是神〕这一举动。我甚至为此对天皇本人怀有反感。’究竟三岛由纪夫心目中的天皇和天皇制是什么样的呢？倘若他如愿以偿，凭着自卫队的武装暴动修改了宪法，地地道道的天皇制得以复活，那么日本和生活在在这片国土上的人，将会落何下场呢？”^①

三岛死后近二十年来，随着日本国力的迅速增长，他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为他的同胞所提及，也引起了西方记者的注意。美国记者伯恩·伯鲁马在《纽约时报杂志》周刊（1987年6月7日）上发表《一种新的日本民族主义》一文，提到日本“精神运动”的领导人铃木邦夫的办公室墙上，悬挂着极端民族主义作家三岛由纪夫的照片。该组织出版了一种叫作《光复》的月报，其目的就是要夺回已经失去的东西：纯洁的日本精神。三岛逝世十五周年时，英国记者亨利·斯托克斯在《消失了的武士——战后日本的萎顿的灵魂》（日译文见《朝日周刊》杂志1985年12月6日、13日）一文中指出：三岛的目的是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他正是因为对战后日本人萎顿的精神状态感到忧心忡忡，为了唤醒国人而自杀的。倘若他死后有知，看到由于日本取得了成功而带来大和民族主义的复活，他必然感到无比欣慰。

《丰饶之海》是由四卷连贯性的作品所组成，被誉为三岛作品

^①见《三岛由纪夫》文艺读本，第一三九页，河出书房一九七五年版。

的“顶峰之作”。前三卷《春雪》、《奔马》、《晓寺》分别出版于一九六五、六七、六八年，第四卷《天人五衰》“最终回”原稿是在作者剖腹自杀的当天上午交给出版社的。三岛曾多次说，《丰饶之海》是他的毕生事业。

全书译成中文约八十五万字，第二、三卷尤其显得冗长。现将第一卷《春雪》和第四卷《天人五衰》译出，并成一册出版，以飨读者。在《春雪》的末尾，二十岁的本多到月修寺去求见刚刚削发为尼的聪子，未果。在《天人五衰》的结尾，八旬老翁本多终于见到了那位出家已六十载的老尼，遂了多年的愿望。由于第四卷中不断穿插着对往事的回忆，因此跳过第二、三卷来读，并没有不自然之感。

系列小说《丰饶之海》从日俄战争一直写到七十年代初，本世纪发生在日本的重大历史事件差不多都涉及了。作者用佛教轮回转生的传说，将没有血缘关系的四代人联系在一起，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同时也写出了各个时代的特征。《春雪》无疑是四卷当中艺术性最高的。尤其是第三章中用庭园的美景来烘托人物的美，第十二章中，主人公清显和聪子乘人力车去赏雪的场面，写得情思隽永，令人联想到《源氏物语》及《枕草子》中某些段落。说明作者不仅受了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也继承了日本古典文学的传统。清显从小养尊处优，长成一个既任性自私，又优柔寡断的人。他明明知道早在青梅竹马时期就认识的聪子对他一往情深，但当他随时可以把聪子娶到手时，却不屑于承认自己爱她。待到聪子迫不得已和亲王正式订婚，并获得天皇敕许之后，为了偷尝禁果，他才去和聪子频频幽会，致使她怀了孕。正如他的挚友本多所说：“你一开始就去跟权力和金钱都奈何不了对手去较量。正因为那是不可可能的，你才被迷住了，对吗？倘若是可能的，就视之如瓦砾了。”（《春雪》第38章）日本评论家田中美代子认为：“他的悲惨命运并非象罗密欧和朱丽叶那样不可避免地来自外界，

而是他自愿地招致和选择的。”^①这一卷以聪子打胎后削发为尼、清显心碎而死结束。

本多是贯穿四部曲的次角。他是唯一掌握轮回转生这一秘密的人，而当事人勋和月光公主，却至死被蒙在鼓里。第二卷《奔马》的主人公勋是作者最钟爱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他本人的化身。勋是在血腥的环境中长大的。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发生了一系列恐怖事件，逐渐促使日本去扩大侵华战争。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间，民间的右翼团体“血盟团”与青年军官合谋，先后杀害了前财政部长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阀的首脑人物团琢磨。五月十五日，一帮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学校学员又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了犬养毅首相。勋便纠集了二十名志同道合的小伙子，策划“昭和维新”，目的是暗杀一批要人，实行天皇亲政，维护皇道尊严。事泄被捕，但获释后，他又采取单独行动，刺杀了财界巨头藏原，随即剖腹自尽。勋暗杀藏原的场面令人联想到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二日十七岁凶手山口二矢刺杀前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情景。山口事后也自杀。事实上，三岛曾公开称赞右翼少年山口是个“非常优秀的人”。

《奔马》通篇宣扬“日本精神”，武士道色彩最浓。勋代表着以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为国策的政府当局所刻意培养出来的军国主义少年。

在第三卷《晓寺》中，三岛借年近半百的本多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勋的死，迫使本多从中反省到了所谓纯粹的日本究竟是什么。除非否定一切，甚至否定现实的日本和日本人……除非杀人之后自杀，此外还有什么真正同日本共存亡的道路呢？任何人都担心害怕，不敢说这话，而勋不就是舍身来证明这种看法的吗？……想起来，民族的最纯粹的要素，必定有血腥气味，必定有野

^①见《金阁寺·春雪》解说，第四〇二页，新潮社一九七九年版。

蛮的影子。”(第2章)值得深思的是，本多用以形容勋的“年轻的日本精神在那么孤立的状态下进行战斗而终于自行灭亡……”(第2章)这句话，恰恰可以用来描述三岛本人。

在《晓寺》上半部中，地点转到暹罗，时代背景是一九四〇年，日本已与德、意缔结了三国轴心同盟，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东南亚。这在小说中也有所反映。第十章中有这样几段描述：

“分店经理谈了本多不在期间，曼谷人心的恶化。他说：由于英美巧妙的宣传，这里的人对日本怀有恶感，还是多加小心为好。隔着车窗可以瞥见，街道上拥挤着一群群以前不曾看到过的老百姓。

“这里谣传日本军队很快就要从法属印度支那打过来，各地的治安情况也不好，所以大量的难民拥到曼谷来了。”

在曼谷，本多遇到了幼小的月光公主，偶然瞥见她的左边侧腹上有三颗黑痣，从而知悉她是由清显——勋——转生的。

下半部以战后初期的日本为背景。月光公主已成长为十八岁的大姑娘，只身到东京来留学。本多从钥匙孔里偷看她与庆子(本多的女友)搞同性恋的场面，再度看见那三颗黑痣。果然，她回国后，二十岁就被毒蛇噬死。

最后一卷《天人五衰》以六十年代末叶至七十年代初为背景。倘若说清显献身于恋爱，勋追求武士道，月光公主则至少也还有肉体美。《天人五衰》的主人公透却说得上是战后在日本出现的“愤怒的一代”的变种。年近八旬的本多发现这个孤儿身上有三颗黑痣，也没有调查清楚月光公主的死的日期和他的诞辰，就把他过继为养子。他对本多百般虐待。庆子从本多那里了解到轮回转生的秘密，便当面戳穿了透是冒牌货，指出他完全没有二十岁就死亡的迹象。透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他自杀未遂，双目却失明了。

第四卷的末尾与第一卷的末尾遥遥呼应。六十年前，不论本多还是清显都未能见到刚刚削发为尼的聪子。而今年过八十的本

多重访月修寺，终于见到了出家六十载依然保持着绝色美貌的聪子。阔别经年后，本多与老尼进行了一番禅语般的问答。老尼坚持说，她根本没听说过清显一名，并问道：“本多先生，你果真在今世见过这个清显吗？你现在能够斩钉截铁地说，我和你以前确实在这个世界上见过面吗？”

这下子可把本多闹糊涂了。他说：“假若清显君压根儿不曾来过世上，那么勋也不曾来过，月光公主也就不曾存在了……而且，说不定连我都……”

老尼说：“这就要看您怎样去领悟了。”

本多感到迷惘，觉得此刻与老尼会晤，也成了虚虚实实的事。

作者在本卷第八章中引用佛典，说明了“天人五衰”的涵义：

“尔时，摩耶在天上见到五种衰相。其一、头上花萎，其二、腋下出汗，其三、顶中光灭，其四、两目频瞬，其五、本座不乐。”

作品中不但写了本多的衰老，透的未老先衰，也露出作者本人在执笔时不断地转着寻死的念头。本卷刚刚脱稿，他就演出了剖腹自杀的一幕。

最后引用一段玛格丽特·尤斯纳所做的《丰饶之海》题解作为结束。她写道：“这个题名原出自开普勒^①和第谷·布拉埃^②时代的占星天文学家的古老月理学。‘丰饶之海’指月球中央那片广漠的平原。该平原跟月亮这整个卫星一样，是既没有生命也没有水和空气的一片沙漠。此题名一开始就鲜明地表示出：促使那四代人依次活动的一连串沸腾的众多计划，以及与之针锋相对的计划，骗子获得成功，真实遭到破坏，到头来是一场空，也就是虚无。”^③

①开普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和占星家。

②第谷·布拉埃(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逝世前他把自己一生观测天文的资料赠给他的学生和助手开普勒，为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创造了条件。

日本的文艺评论家松本鹤雄说，三岛的文学特征是：“日本浪漫派精神、贵族情趣和对王朝文化的憧憬的结合，转化为天皇人格化。”通过三岛这部巨著，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是怎样试图恢复武士道精神，又是怎样借艺术形式来宣扬他这一观点的。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五日

③见《三岛或空虚的幻影》，第五十五至五十六页。

目 录

译本序 (文洁若).....	1
春 雪	1
天人五衰	321

春 雪

李芒、文静 译

三島由紀夫

春の雪

根据新潮社1969年版译出

在学校谈到日俄战争的话题，松枝清显便问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本多繁邦，是否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然而，繁邦的记忆也已经模糊，说脑海里只影影绰绰地留着到门外去观看提灯游行的印象。清显觉得，战争结束那年，二人都已十一岁，按说应该有个比较鲜明的记忆。同学们谈论起那时的情景来，尽管都是那么洋洋得意，其实也不过鹦鹉学舌，现趸现卖，用大人的话来装点个人虚无缥缈的记忆而已。

在松枝家族中，清显的两个叔父都是那时战死的。因此，奶奶至今还以两个儿子的名义领取遗族抚恤金，只是一直供在神龛上，没有使用。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家里保存着的日俄战争相册中，有那么一张给清显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那张照片的标题是：《追悼得利寺一带的战死者》，摄于明治三十七年^①六月二十六日。

这张暗褐色的照片，同其他形形色色的战争照片比起来，格调大不一样，构图酷似绘画，数千名士兵活象是画中人物，安排十分得体，一块高耸在中央部位的白木墓碑，形成整个画面的重心。

远景是一座座平缓的山峦，弥漫着一片烟霭。左手山麓连着野地，从低到高徐缓地展开去，左手的远景同矮小的疏林一起消逝在黄尘弥漫的地平线上。再往右看，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条缓缓向右侧升起的林带，中间望得见浑黄的天空。

^①明治三十七年是一九〇四年。

前景中耸立着六棵高树，各自保持着均衡的间隔，看来给人一种和谐的感觉。树的种类虽然看不清楚，却都是直溜溜的，梢头的群叶随风摇曳，呈现着一股悲壮的气氛。

原野扩展开去，尽头闪映着微弱的光，眼前是一片匍匐在地的荒草。

看上去，画面正中那白色木碑和白布翩翩的祭坛，以及上面的鲜花，都显得那么渺小。

此外，就都是士兵了，大概足有几千。近景中的士兵都背着身子，头戴垂着白布的军帽^①，肩挎武装带，并未排成整齐的队列，一团一簇地垂着头。仅仅有左边角上的几个士兵，仿佛是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的人物，把阴沉的面孔向着这边。再看，左侧近景中，无数士兵画了个巨大的半圆形，一直拥到原野的尽头。当然，人数众多无法识别每个人的模样，只是聚集在疏林中，远远地伸展开去而已。

无论是近景还是远景的士兵，仿佛都被一种奇异而阴郁的微光映照着，绑腿或长筒靴闪现着轮廓，低垂着的颈项和双肩也线条历历。这些景象，使得整个画面弥漫着难以言状的沉痛气氛。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人们把一颗颗波浪般激荡的心献给了中央的小小白色祭坛、鲜花和墓碑。这个占满整个原野的巨大集团，宛若怀着莫大的哀思，徐缓地朝着中央部位聚缩，不啻是一个沉甸甸的巨大铁环……

正是这张陈旧的暗褐色照片酿出的悲哀，仿佛是永无穷尽的。

清显今年十八岁。

他那颗纤弱的心，沉浸在悲伤和悒郁之中。然而，养育他的

^①当时的日本兵除战斗时戴钢盔之外，行军和战场上没有战斗的时候，都戴便帽，除了脸部外的三面都从帽沿垂下一层白布，大概是用于遮阳和挡风。